

情的菩提

林清玄
著

林清玄典藏作品集



河北出版传媒集团
河北教育出版社

情的菩提

林清玄 著



NLIC2970888090

河北出版传媒集团
河北教育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情的菩提 / 林清玄著. — 石家庄: 河北教育出版社,
2012.12

ISBN 978-7-5434-9900-3

I. ①情… II. ①林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2) 第300573号

冀图登字: 03-2012-112

书 名 情的菩提
作 者 林清玄
责任编辑 袁淑萍 高群英
美术编辑 牛亚勋
装帧设计 所以设计馆

出 版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
河北教育出版社 www.hbep.com
(石家庄市联盟路705号 050061)
发 行 北京启发世纪图书有限责任公司
印 刷 北京天来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 880毫米×1230毫米 1/32
印 张 8.5
字 数 111千字
印 数 1-10000
版 次 2013年1月第1版
印 次 2013年1月第1次
书 号 ISBN 978-7-5434-9900-3
定 价 31.80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调换 电话: 010-60695281

发行电话: 010-59307688

自序

1999年春天，我到大陆几个城市巡回演讲，并出版系列作品。几乎每到一个城市，都会被许多读者问及“菩提系列什么时候在大陆重印呢”？

菩提系列是我的写作生涯中十分重要的作品。写作时间从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，长达十几年的时间。

菩提系列共有十册，每隔半年或一年出一册。书出版后，引起非常热烈的反响，每册的印量都超过一百版，十册共印行一千版以上。后来被传播媒体选为“四十年来最畅销及最有影响的书”。

1993年，北京作家出版社曾印行过这十册菩提系列散文。据说也曾轰传一时，可惜有的读者没有买全，颇以缺书为憾，所以一再地向我询问什么时候重新出版。

这个问题使我陷入思考，菩提的写作虽是我创作历程中重要的阶段，但毕竟时过境迁，有许多思想、体验与现在已经有很大的不同了，并不适合原版照录地再版印行。可是，对我的文学创作有兴趣的读者，如果没有读过菩提系列，又是非常可惜的。

两全其美的方法就是出版一套精选集了。

我把十册一百五十万字菩提的文章，拿出来重新检视，删去其中一部分内容，辑选了菩提系列的精华，冠之以《心的菩提》和《情的菩提》，成为我的菩提系列的精选本。

当我整理菩提十书的文章时，仿佛对过往的写作生活又做

了一次清楚的回顾。

过去，有许多评论家对我的写作做过分期评论。但是，对一个作家而言，分期是非常艰难的事。如果由我自己来分，我的写作约可以分为三个时期。

1970年到1985年，是“旭日初照”的时期。那时的我是一个做着文学梦的青年，以纯粹的文学作为追求的目标，作品注重文章的雕琢，文章飞扬浪漫。

1985年到1995年，是“镜花水月”的时期。这个时期受到佛教的影响，变得含蓄和内敛，文章追求出尘出世。因此，作品清净淡泊，写作态度转向静观，就像一面镜子映照着重世。

1995年以后，是“繁华落尽”的时期。在写作上不刻意追求，也不造作，任作品自然形成，思想自由流露，既不文学也不佛学，只是用手写自己的心，真淳自见。

所以，第一个时期是“文学的”，第二个时期是“佛学的”，第三个时期是“文学与佛学的交会”。

菩提系列的作品正好写于第二个时期中，是思想与风格形成的代表作。

现在，把菩提的精选呈现给海峡两岸的读者朋友，我的内心感到非常欢喜。但愿大家从这些文章中，可以看见一个写作者内在的成长与蜕变；也祝愿大家在观照、觉察、静心、思维里，能得到平安和欢喜。

二〇〇七年三月 林清玄

目录

- 自序 /001
- 报岁兰 /001
- 黄昏菩提 /005
- 飞入芒花 /014
- 牡丹也者 /021
- 月到天心 /027
- 横过十字街口 /030
- 不要指着月亮发誓 /034
- 家家有明月清风 /038
- 黄昏月娘要出来的时候 /044
- 怀君与怀珠 /049
- 一朝 /054
- 太阳雨 /059
- 总有群星在天上 /064
- 阿火叔与财旺伯仔 /069
- 静静的鸢尾花 /073
- 心灵的护岸 /078
- 佛手玉润 /082

- 失恋之必要 /085
- 四随 /090
- 卡其布制服 /100
- 人在江湖 /104
- 情困与物困 /107
- 金箭与铅箭 /113
- 忧欢派对 /123
- 幸福的开关 /130
- 无怨的风 /138
- 阳春世界 /144
- 槟榔西施 /146
- 重瓣水仙 /148
- 有月亮的早上 /150
- 不封冻的井 /152
- 清静之莲 /155
- 梅香 /158
- 在微细的爱里 /160
- 云散 /162
- 南国 /165
- 一片茶叶 /168

- 感同身受 /170
- 十五楼观点 /172
- 罗汉汤 /173
- 生一盆火 /174
- 自在人 /175
- 知识 /176
- 一条路 /177
- 草先萌 /178
- 大地的掌声 /179
- 病苦魔 /180
- 俗情一了 /181
- 忧伤之雨 /182
- 燃香点戒 /184
- 无所不在 /185
- 真心的对待 /186
- 最可怕的鬼故事 /187
- 真实之口 /188
- 两只眼睛 /189
- 针叶树 /190
- 鸟与音乐 /191
- 写在水上的字 /192
- 拈花四品 /194

- 无常两则 /198
- 季节十二帖 /200
- 有情十二帖 /207
- 不着于水 /218
- 这一站到那一站 /221
- 以智慧香而自庄严 /224
- 小丑 /228
- 宁静海 /231
- 惜别的海岸 /234
- 往事只能回味 /237
- 思想的天鹅 /240
- 时间道场 /243
- 小米 /246
- 竖琴与法国号 /256
- 夏日小春 /259

报岁兰

花市摆出了一长排的报岁兰。一小部分正在盛开，大部分是结着花苞，等待年风一吹，同时开放。

报岁兰有一种极特别的香气。那香轻轻细细的，但能在空气中流荡很久，所以在乡下有一个比较土的名字“香水兰”。因为它总是在过年的时候开，又叫作“年兰”。在乡下，“年兰”和“年柑”一样，是家家都有的。

童年时代，每到过年，我们祖宅的大厅里，总会摆几盆报岁兰和水仙。浅黄浅红的报岁兰和鲜嫩鲜白的水仙，一旦贴上红色对联，就成为一个色彩丰富的年景了。

乡下四合院，正厅就是祖厅，日日都要焚烧香烛。檀香的气息和报岁兰、水仙的香味混合着，就成为一种格外馨香的味道，让人沉醉。我如今想起祖厅，仿佛马上就闻到那个味道，鲜新如昔。

我们家的报岁兰和水仙花都是父亲亲手培植的。父亲虽是乡下平凡的农夫，但他对种植作物似乎有特殊的天生才能，只要是他想种的作物很少长不成功的。父亲在世的时候，我们家的农田经营非常多元，他种了稻子、甘蔗、香蕉、竹子、槟榔、椰子、莲雾、橘子、柠檬、番薯，乃至青菜。中年以后，他还开辟了一个占地达四百甲的林场，对于作物的习性可以说了

如指掌。

我小学六年级的时候，父亲不知从哪里知道了种花可以赚钱，在我们家的后院开建了一个广大的花园，努力地培育两种花：一种是兰花，一种是玫瑰花。那时父亲对花卉的热爱到了着迷的程度，经常看花卉的书籍到深夜，自己研究花的配种，有一年他种出了一种“黑色玫瑰”，兴奋非常。那玫瑰虽不是纯黑色，但它如深紫色的绒布，接近于黑的程度。

对于兰花，他的心得更多。我们家种兰花的竹架占地两百多坪，一盆盆兰花吊在竹架上。父亲每天下田前和下田以后都待在他的兰花园里。田地收成后的余暇，他就带着一把小铲子独自到深山去，找寻那些野生的兰花，偶有收获，总是欢喜若狂。

在爱花种花方面，我们兄弟都深受父亲的影响，是由于幼年开始就常随父亲在花园中整理花圃的缘故。但是在记忆里，父亲从未因种花而得到什么利润，倒是把兰花的幼根时常送给朋友，或者用野生兰花和朋友交换品种。我们家的报岁兰就是朋友和他交换得来的。

父亲生前最喜欢的兰花有三种：一是报岁兰，一是素心兰，一是羊角兰。他种了不少名贵的兰花，为何独爱这三种兰花呢？记得有一次他对我说：“有很多兰花很鲜艳很美，可是看久了就俗气；有一些兰花是因为少而名贵，其实没什么特色；像报岁、素心、羊角虽然颜色单纯，算是普通的兰花，可是它朴素，带一点喜气，是兰花里面最亲切的。”

父亲的意思仿佛是说：朴素、喜乐、亲切是人生里最可贵的特质。这些特质也是他在人生里经常表现出来的特色。

我对报岁兰的喜爱就是那时种下的。

父亲种花的动机原是为增加收入，后来却成为他最重要的消遣。父亲没有什么特别的嗜好，只是喜欢喝茶、种花、养狗。这三种嗜好一直维持到晚年。他住院的前几天还是照常去公园喝老人茶，到花圃去巡视。

中学的时候，我们家搬到新家。新家是在热闹的街上。既没有前庭，也没有后院，父亲却在四楼顶楼搭了竹架，继续种花。我最记得搬家的那几天，父亲不让工人动他的花，他亲自把花放在两轮板车上，一趟一趟拉到新家，因为他担心工人一个不小心，会把他钟爱的花折坏了。

搬家以后，父亲的生活步调并没有改变，他还是每天骑他的老爷脚踏车到田里去。每天晨昏则在屋顶平台上整理他的花圃。虽然阳台缺少地气，父亲的花卉还是种得非常的美，尤其是报岁兰，一年一年地开。

报岁兰要开的那一段时间，差不多是学校里放寒假的时候。我从小就在外求学，只是寒暑假才有时间回乡陪伴父亲。报岁兰要开的那一段日子，我几乎早晚都陪父亲整理花园。有时父子忙了半天也没说什么话，父亲会突然冒出一句：“唉！报岁兰又要开了，时间真是快呀！”父亲是生性乐观的人，他极少在谈话里用感叹号，所以我每听到这里就感慨极深，好像触动了时间的某一个枢纽，使人对成长感到一种警觉。

报岁兰真是准时的一种花，好像不过年它就不开，而它一开就是一年已经过去了。新年过不久，报岁兰又在时间中凋落。这样的花，它的生命好像只有一个特定的任务，就是告诉你：“年到了，时间真是快呀！”从人的一生中，无常还不是那么迫人的，可是像报岁兰，一年的开放就是一个鲜明的无常。虽然它带着朴素的颜色、喜乐的气息、亲切的花香同时来到，在过完新年的时候，还是掩不住它的惆怅。

就像父亲，他的音容笑貌时时从我的心里映现出来。我在远方想起他的时候，这种映现一如他生前的样子，可是他已经不在这个世上了。我知道，我忆念的父亲的容颜虽然相同，其实忆念的本身已经不同了，就如同老的报岁兰凋谢，新的开起，样子、香味、颜色没什么不同，其实中间已经过了整整的一年。

偶然路过花市，看到报岁兰，想到父亲种植的报岁兰。今年那些兰花一样地开，还是要摆在贴了红色春联的祖厅。唯一不同的是祖厅的神案上多了父亲的牌位，墙上多了父亲的遗照。我们失去了最敬爱的父亲。这样想时，报岁兰的颜色与香味中带着一种悲切的气息：唉！报岁兰又开了，时间真是快呀！

黄昏菩提

我喜欢黄昏的时候在红砖道上散步，因为不管什么天气，黄昏的光总让人感到特别安静，能较深刻省思自己与城市共同的心灵。但那种安静只是心情的，只要心情一离开木棉或者杜鹃或者菩提树，一回头，人声车声哗然醒来，那时候就能感受到城市某些令人忧心的品质。

这种品质使我们在吵闹的车流里，有一种难以言喻的寂寞；在奔逐的人群与闪亮的霓虹灯里，我们更深刻地体会了孤独；在美丽的玻璃帷幕明亮的反光中，看清了这个大城冷漠的质地。

居住在这个大城，我时常思索着怎样来注视这个城，怎样找到它的美，或者风情，或者温柔，或者什么都可以。

有一天我散步累了，坐在建国南路口，就看见这样的场景：疾驰的摩托车撞上左转的货车，因挤压而碎裂的铁与玻璃，和着人体撕伤的血泪，正好喷溅在我最喜欢的一小片金盏花的花圃上。然后刺耳的警笛与救护车，尖叫与围拢的人群，堵塞与叫骂的司机……好像一团碎铁屑，因磁铁辗过而改变了方向，纷乱骚动着。

对街那头并未受到影响，公车牌下等候的人正与公车司机大声叫骂。一个气喘吁吁的女人正跑步追赶着即将开动的公车。小学生的纠察队正鸣笛制止一个中年人挤进他们的队伍。头发竖立如松针的少年正对不肯停的计程车吐口水。穿西装的绅士

正焦躁地把烟蒂猛然蹂扁在脚下。

这许多急促的喘着气的画面，几乎难以相信是发生在一个可以非常美丽的黄昏。

惊疑、焦虑、匆忙、混乱的人，虽然具有都市人的性格，生活在都市，却永远见不到都市之美。

更糟的是无知。

有一次在花市，举办着花卉大餐，人与人互相压挤践踏只是为了抢食刚剥下的玫瑰花瓣，或者涂着沙拉酱的兰花。抢得最厉害的，是一种放着新鲜花瓣的红茶，我看到那粉红色的花瓣放进热气蒸腾的茶水，瞬间就萎缩了，然后沉落到杯底。我想，那抢着喝这杯茶的人不正是那一瓣花瓣吗？花市正是滚烫的茶水，它使花的美丽沉落，使人的美丽萎缩。

我从人缝穿出，看到五尺外的安全岛上，澎湖品种的天人菊独自开放着，以一种卓绝的不可藐视的风姿。这种风姿自然是食花的人群所不可知的。天人菊名声比不上玫瑰，滋味可能也比不上，但它悠闲不为人知的风情，却使它的美丽有了不受摧折的生命。

悠闲不为人知的风情，是这个都市最难能的风情。有一次参加一个紧张的会议，会议上正纷纭地揣测着消费者的性别、年龄、习惯与爱好：什么样的商品是十五到二十五岁的人所要的？什么样的资讯最适合这个城市的青年？什么样的颜色最能激起购买欲？什么样的抽奖与赠送最能使消费者盲目？

而用什么形式推出才是我们的卖点和消费者情不自禁的买

点？

后来，会议陷入了长长的沉默，灼热的烟雾弥漫在空调不敷应用的会议室里。

我绕过狭长的会议桌，走到长长的只有一面窗的走廊透气。从十四层的高楼俯视，看到阳光正以优美的波长，投射在春天的菩提树上，反射出一种娇嫩的生命之骚动。我便临时决定不再参加会议。下了楼，轻轻踩在红砖路上，听着欢跃欲歌的树叶长大的声音，细微几至不可听见。回头，正看到高楼会议室的灯光亮起，大家继续做着灵魂烧灼的游戏，那种燃烧使人处在半疯的状态，而结论却是必然的：没有人敢确定现代的消费者需要什么。

我也不敢确定，但我可以确定的是，现代人更需要诚恳的、关心的沟通，有情的、安定的讯息。就像如果我是春天这一排被局限在安全岛的菩提树，任何有情与温暖的注视，都将使我怀着感恩的心情。

生活在这样的都市里，我们都是菩提树，拥有的土地虽少，勉力抬头仍可看见广大的天空；我们虽有常在会议桌上被讨论的共相，可是我们每天每刻的美丽变化却不为人知。“一棵树需要什么呢？”园艺专家在电视上说：“阳光、空气和水而已。还有一点关心。”

活在都市的人也一样的吧！除了食物与工作，只是渴求着明彻的阳光，新鲜的空气，不被污染的水，以及一点点有良知的关心。

“会议的结果怎么样？”第二天我问一起开会的人。

“销售会议永远不会有正确的结论，因为没有人真正了解十五岁到二十五岁现代都市人的共同想法。”

如果有人说：我是你们真正需要的！

那人不一定真正知道我们的需要。

有一次在仁爱小学的操场政见台上，连续听到五个人说：“我是你们真正需要的。”那样高亢的呼声带着喝彩与掌声如烟火在空中散放。我走出来，看见安和路上黑夜的榕树，感觉是那样的沉默、那样的矮小，忍不住问它说：“你真正的需要是什么呢？”

我们其实是像那沉默的榕树一样渺小，最需要的是自在的活着，走路时不必担心亡命的来车，呼吸时能品到空气的香甜，搭公车时不失去人的尊严，在深夜的黑巷中散步也能和陌生人微笑招呼，时常听到这个社会的良知正在觉醒，也就够了。

我更关心的不是我们需要什么，而是青年究竟需要什么？十五岁到二十五岁的，难道没有一个清楚的理想，让我们在思索推论里知悉吗？

我们关心的都市新人种，他们耳朵罩着随身听，过大的衬衫放在裤外，即使好天他们也罩一件长到小腿的黑色神秘风衣。少女们则全身燃烧着颜色一样，黄绿色的发，红蓝色的衣服，黑白的鞋子，当他们打着拍子从我面前走过，就使我想起童话里跟随王子去解救公主的人物。

新人种的女孩，就像敦化南路圆环的花圃上，突然长出一株不可辨认的春花，它没有名字，色彩怪异，却开在时代的风里。男孩们则是忠孝东路刚刚修剪过的路树，又冒出了不规则